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　卷五十八至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秦　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朱續曾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上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程頤曰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

孝饗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吳澂曰致者至其極也極盡孝享之道乃能萃已散之精神也

臣按祖考精神自有生以來禪續承傳以至於今日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而祖考之精神又即其所承祖考之精神也先儒謂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先王設為廟祧以聚祖考

於其間而子孫致其孝享之誠上以承祖考氣脉之傳下以為子孫嗣續之地使其精神萃聚凝結而常不散繼承而永不絶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頴達曰上日言一歳日之上也

朱熹曰文祖者堯始祖之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

臣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

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蔡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臣按伊尹此言可見七廟之制不獨周始有之而商以來固有之矣然不但自商始也伊尹之為此言想必商前已有此制故以是告太甲亦猶賈誼

告文帝以為漢明神之意由是以觀則宗廟之祀非但以報先世之德亦可以厲後世之君矣勉其脩德立政也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蔡沈曰言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陳大猷曰大勲勞之人方得配食此言與享如司禮司勲凡有功者祭於大烝耳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詩曰於(歎辭)穆(深遠)清(清靜)廟肅(敬也)雝(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多士(執事之人)秉文之德對越(於也)在天駿(大而疾也)奔走在廟不顯不承(尊奉)無射於人斯(語辭)

朱熹曰王在新邑烝祭歲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

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又曰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静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臣按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而以清廟為之首蓋周之祖考莫盛於文王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禮每云升歌必舉清廟而不及乎他云是詩惟一句說廟首一句之外皆就助祭者言雝不言文王之文而文王之所以為文隱然自見於雝肅顯相對越奔走之閒矣

詩雝頌有來雝雝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相助也維辟公諸侯天子穆穆天子之容於歎辭薦廣牡大牲相予肆陳也祀假大也哉皇考文王

綏安也予孝子武王自稱

朱熹曰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其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臣按周頌祭先王之詩多言諸侯之助祭此章乃武王祭文王諸侯助祭之詩下章載見辟王乃成王祭武王諸侯助祭之詩孔子謂四海之内各以

其職來祭揚雄謂寧親莫大於得四海之懽心者此也今國家一歲五享太廟而無有所謂禘祫之制天下藩憲都邑即古五等諸侯請凡遇朝覲歲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縣官來朝者當歲暮孟春之享皆與助祭之列世異時殊雖不能盡如周制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古灌字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

先王

鄭玄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始獻尸求神時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

吴澂曰肆獻祼五年之禘也饋食三年之祫也祠禴

烝嘗四時祭名春物初生未有以享以祠為主故曰祠夏物未成用溥物以祭故曰禴秋物漸成以薦新為主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烝

臣按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祫者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吳澂以肆獻祼為禘饋食為祫說者謂於凡行祭皆既祼而獻有薦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禘祫也但四

時之祭雖有祼饋然其節文比於禘祫為略觀孔子論禘失禮而專以灌言則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祫各舉所重而言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

吳澂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謂之祧

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商雖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為昭穆也周雖有穆考昭考之頌見於詩然未竝舉以為言也商雖未明言而昭穆之數隱然在乎其中周雖未竝言而昭穆之次秩然已有定序是則昭穆之名前此已有之而明著於載籍則始於此耳夫宗廟有迭毀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為之辨别

也歟

司勲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烝司勲詔之

鄭玄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臣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歷代相承率循是典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

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號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十二人者配享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以下四人者其一人

姚廣孝文臣也臣觀前代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

下禮官議請於今開國元勲中擇一文臣始終全

節者以配享太祖高皇帝又於仁宗宣宗英宗三

廟皆如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以成一代

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朱熹曰劉歆之説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文

武之宗不在數中葢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於二

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遞遷至懿王時則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又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宫内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

為昭穆常為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焉其大略不過如此

又曰以諸侯之廟明之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

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王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嚮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葢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

昭而南為穆也六世之後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矣

又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五廟同在都宮昭帝在左穆帝在右而外有以不

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

臣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韋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為是若從諸儒

之説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況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與特同）礿祫禘祫嘗祫烝

吳澂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礿當為祠禘當為禴犆謂各祭於其廟祫謂合祀於祖廟

陳祥道曰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

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又曰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為小祫矣

陳澔曰祫合也其禮有三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於一日

之間徧行七廟之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他日子路與祭畧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朝而退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況天子以燕安之體具冕服躬祼饋乃於半日之短晷行九獻之盛禮而欲一日七舉行雖強力之匹夫有所不勝也況萬乘之尊哉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礿禘

祭名之誤遂以此為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矣尚何殷周之拘况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後已從其廟制之數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襲哉本朝歳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當作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

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

陳祥道曰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

方慤曰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臣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四

時各有新物必先獻而後食葢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之説解者率以為二臣竊以謂月令之書雜記秦禮而以寢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之外别有奉先之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為几筵以奉之如所謂極廟原廟者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内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禄寺供薦即此制也

禮運故玄酒用水為之在室設之室内而近北醴醆醴酒之一醆即盎齊宿者在

戶設之稍南而近戶粢才細反醍即醍齊在堂設之在堂澄酒即沈齊在下堂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為主人告神之辭嘏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以降上神在天之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陳祥道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

醆所以在户粢所以在堂澄所以在下也昔先王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鍾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祜之承在我在彼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

臣按古者祭祀陳設禮物莫不各有其義然不惟

備夫禮物也而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夫婦之間必彝倫以敘恩義以篤同心合德以秉誠盡禮然後得以承天之祜焉所謂祜者豈休徵嘉祥之謂哉在乎人倫而已

作（造也）其祝（祝辭）號（美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殺牲之時取血及毛）腥其俎（以生肉盛於俎）孰其殽醴醆（薦血腥時用醴薦熟時用醆）以獻薦其燔炙（燔肉炙肝）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永其契合於冥漠之中）然後退而合亨（合而烹煑之使熟）體其犬豕牛羊實

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善也）此禮之大成也

方慤曰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以神道孰其殽則事之以人道

周諝曰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臣按先王制為祭祀之禮凡器物之陳節文之變

皆有深長之意存乎其間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陳澔曰罍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罍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

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
太廟之内敬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葢道求而未之得也
陳澔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勉不已也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曰血毛

詔於室羮肉汁也定熟肉也煑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羮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臣按以上凡言君者諸侯也夫人諸侯之配也不言天子而天子之禮亦以是為準亦猶儀禮止言士冠禮而不及天子諸侯卿大夫也

郊特牲周人尚臭（周人所尚在臭氣）灌（灌地降神）用鬯（以秬黍合鬱金草為之）臭鬱合鬯（鬯既成和以鬱金之汁）臭陰達於淵泉（先求諸陰）灌以圭璋

以圭璋為瓚之柄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音蒿合黍稷取此蕭及牲之脂膋合黍稷燒之臭陽達於墻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之間故既奠然後焫燒也蕭合羶馨也薌香也即黍稷凡祭慎諸此

馬晞孟曰灌者禮之始而敬之至者也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推此足以知周人尚臭之意也

臣按古人之祭各有所尚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氣有陰陽之別尚秬黍和

鬱金香為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神於陰

取香蒿及脂膋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

是以臭而求神於陽吁假品物羶薌之臭以通神

明薰蒿之氣古人所以感格乎神而致其歆饗者

無所不用其誠敬也如此

詔告白祝於室取牲之膟膋燎於爐炭而告神也坐尸於堂灌鬯之後尸坐戶西南面也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正祭祝于主索求也祭祝于

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

尚曰求諸遠者與
陳澔曰直祭正祭也祭以薦孰為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云祝祭于祊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名為祊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於彼於此言神在於彼室乎在於此堂乎或遠離於人而不在廟乎尚庶幾

也祭于祊庶幾可求之於遠處乎

臣按古人之祭所以求感格於神靈者非止於正祭之時及行禮之所而已祭之日既設祭于廟門之內祭之明日又設祭于廟門之外所以求而索之者惟恐一時之或間一處之或遺也

以上宗廟饗祀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八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宗廟饗祀之禮下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吳澂曰天道三月一小變而為一時禘當作祠此言每歲時祭疏數之義未及三月而又祭則祭期太促密疑若煩縟而媟瀆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祭期太闊遠疑若怠慢而不思其親天道一歲有四時故君子之祭取法於天道而一時一祭一歲通有四祭是為不數不疏而得其中合於天道三月為一時之節也

周諝曰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吳澂曰鄭氏謂霜露既降上脫一秋字此承上文春祠秋嘗而言隂陽往來之義孝子各因其時而念親也秋謂自孟秋之月以接乎秋後孟冬之月也已霜則霜降未霜則露降悽愴悲慘之意春謂自孟春之月以接乎春後孟夏之月也有雨則雨濡無雨則露

濡怵惕驚恐之意來謂兩間生物長物之氣伸而來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來也往謂兩間收物藏物之氣屈而往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往也履秋時霜露所降之地而悲悽者非怯其寒而然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往故悲其不可復留也履春時雨露所濡之地而驚恐者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來如將見其在此故驚其忽有所見也

黄裳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

物感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

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反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旋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

陳澔曰五其字及所為皆指親而言入室入廟室也僾然仿佛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户謂薦爼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户内而出也肅然儆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愾然太息之聲也

臣按齊之日致其思慮祭之日若有見聞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常常若其生存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
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
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陳澔曰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
非不祥言非以死日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
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不敢
盡心於巳之私事也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如欲

色然言其想像親生平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

方慤曰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

臣按或有問於宋儒張載曰忌日有薦可乎載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本朝每遇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至日上服淺淡服視朝盖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

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

劉彝曰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者慎終如始也

臣按儀禮無天子宗廟之禮雖諸侯之禮亦亡所存者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乃大夫士之禮而已然儀禮雖無其禮而散見於戴記之禮運禮器郊特牲祭義祭統諸篇者其儀文名物之義猶有存者雖其叅錯不一渙散無統然因其言繹其義而尋

其脉絡之所自部分之所屬分析而條理之使有所歸宿而又酌取周禮及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與夫諸儒註疏有及於禮者推類而求之則墜緒可得而尋古禮可得而復矣昔朱熹嘗欲以二禮及註疏所言折衷以為天子祭禮而其書未成以屬其門人黄榦楊復自致齊而祼獻自祼獻而饋獻以至加爵徹俎旅酬登餕繹祭之儀次序分類今其成書具在可考也臣竊以謂古禮今世雖不

能盡行然三代聖王制作之深意亦不可使其泯
滅不存況禮為六經之一雖時異勢殊事難卒復
然天理自然之則人事當然之義則萬古此天地
萬古此人心也乞詔儒學之臣假以祕閣之書俾
其衆考編類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遇國家有
稽古禮文之事於此得以考據藏之學校頒之天
下垂之後世使夫自古聖賢精神心術之微儀文
度數之詳不至於墜地是葢天地間一盛典聖明

朝一大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朱熹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於己身未相遼絶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闊遠難盡感格之

道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故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

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祼獻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臣按禘者王者五年之大祭也先正謂先王報本反始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祭禮之大莫有大於此者矣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楊復曰大合毁廟與未毁之主祭于太祖之廟

臣按祫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祫禮太

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盖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祫焉謂之大祫則此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疏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行禮時用姑從之以為準不然則是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

朱熹曰左氏云時祭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猶日上食矣又曰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高曾時享於二祧亦但於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葢行於寢廟者非太廟之常禮也是亦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陵旁立廟并為

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閏加一祠歲祠上食二萬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聖王有作宜酌而行之可也

中庸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朱熹曰此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所遺

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朱熹曰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

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别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臣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兩言者仁人孝

子不忍死其親而萬世奉親思孝之要道也

陳祥道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齊戒前祭一日而省視祭之日禮文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端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非彊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

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祭於其廟合享同祭於太廟

程頤曰歲四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宫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

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没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為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為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百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乎臣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為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别出之以為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為一世而各自為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犆祭夏

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齊戒為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合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

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為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

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為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為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為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為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為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為一廟

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為太祖然宋之太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號不相稱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亡如事存之心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

之今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略得其仿彿矣傳曰非天子不議禮顧臣何人輒敢妄議盖述所聞以比擬前代之制非敢以為今日可行也臣昧死謹言

會儀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

蔡邕曰聞古者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明帝至孝惻隱不可易

胡寅曰送終之禮即遠而無近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盖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為有知虛廟祏而不重設複舉廟中之主而祭于寢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盖生

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

臣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變興思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體魄之所存怛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愛親不忍死之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亦不為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居明帝之

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乎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事生者盖謂宗廟享祀之禮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奉祠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

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後世行之雖非古也然祖宗體魄所藏留骨所在為子若孫者漠然以土壠視之閱歲踰時不一展省焉其情安乎情之所不安義之所不當此禮所以貴乎義起也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葢不忍也在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

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為常我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

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孝陵在南京内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臣竊以為人子於其親當一於禮而不可苟於其生也則既事之以禮矣迨其死也其體魄之歸於地者為宅兆以藏之其䰟氣之在乎天者為廟祏以棲之其洋洋乎在廟祏者則固事之以生矣其纍纍然在丘壠者安忍以死視之哉但為之制不可盡備

宜視歲享而殺一事之以神道而兼用吉凶之禮庶乎得古人起禮之義云則此禮雖古無有而今有之亦不為過矣夫上陵雖非宗廟之禮然亦所以祀其先也故附於宗廟之禮之末

以上宗廟饗祀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上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馬融曰言社則稷在其中

臣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詩大雅緜之詩曰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朱熹曰冢土大社也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臣按國家大事在祀與戎故人君建國必先立社欲有兵戎之舉必有事於社而後啟行爾雅所謂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者

也

詩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

陳祥道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社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臣按社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謂壇與壝埒也而樹之田主

山神后土田正之所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賈公彦曰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於四面也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棄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為田正也

臣按周禮鄭氏註此謂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即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所對者也或問朱熹以

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熹曰以木為社主使神依焉是三代以前之社皆以木為主後世乃易之以石焉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賈公彦曰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

之壝令社稷之職

賈公彦曰掌設王之社壝者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舉外以見内内有壇可知也設其社稷之壝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註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令社稷之職謂未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也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賈公彦曰歲時春秋也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五穀豐稔所以報功
黄幹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是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靁鼓靁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

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臣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社稷

鄭玄曰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王安石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大祝也而立軍社奉主車

鄭玄曰王出師必先有事於社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書曰不用命戮于社社主用石為之奉謂將行也

臣按社之主樹以木出師則不可載以行意者當時壇壝之上則樹以木而又以石為主如喪之車然遇有征行則奉之以車而行乎後世遂因之不用木而用石也不然則是臨行旋為之故曰有司

立軍社謂之立者前故未有也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太牢牢圖也諸侯社稷皆少牢

方慤曰太牢具牛羊豕焉少牢則羊豕而已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陳澔曰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

甲日之善者歟

臣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為是況所謂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歷春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為官府祭社宜用仲月上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歷所定社日為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旬丁在戊後必先

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謂上戊哉亦豈古人所以秩祭祀之意哉蓋秩之為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況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

方慤曰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朱熹曰社是土神社之所以有神能生物便是神也

馬晞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葢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方慤曰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為大則自侯社而下皆為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

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
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
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

陳澔曰薄作亳於周為亡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
曰王者諸侯必有誡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
不入牖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
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

國主社示本也

陳澔曰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明之也美報美善其報之之禮也中霤與社皆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則祭土神於社皆以示其為載物生財之本也

祭法王為羣(衆也)姓立社曰大(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孔頴達曰大社在庫門内之右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諸侯國社亦在公宫之右侯社亦在藉田大夫以下為衆特置故曰置社

張載曰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是一社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

陳祥道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

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為大此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為戒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

臣按聖人言郊必以社對謂郊以明天之道社以神地之道說者謂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地近於民則親而不尊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上帝以血祭祭社稷禋天則以氣以天陽也祭地則以血以地

陰也禋祀祭天則兼地血祭祭社則兼稷胡宏謂社即北郊朱熹有取焉臣竊以謂地之所以為地積土而成也地其總名所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五土則各分而名之也分而名之則各一其土合而言之則皆地也人在天地間仰而視之同此一天即其所在則各一其地也天父也父一而已母各有所在故惟天子得以祭天祭天而遂及乎地下而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得以祭其社

社之名雖同而所祭之神則各不同也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孔穎達曰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也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能治九州故祀以配社之神

臣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

法謂祀后土以為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為后土

盖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

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

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為社

為稷也本朝内設大社外則親王之國布政司若

府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

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天子親祭而以太祖太宗

並配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王者立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臣按先儒胡宏謂古者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也周禮別無祭地祇及祭社之説後世既立社又立

北郊失之矣楊復謂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

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

大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而

冒以黄諸侯國社則受其方之土於天子而苴以

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

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

諸侯半之唐以來始用石主其祭天子用太牢諸

侯用少牢其日古用甲今用上戊以上社稷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賈公彦曰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

會十二次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吴澂曰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璧圓象天而一

圭所邸於天道為不足故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鄭玄曰禋宗伯實柴日月星辰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

陳澔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方慤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祭星之所謂之幽宗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

方慤曰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則虚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别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静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内故東西所以别陰陽之外内

東為陽中西為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

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為壇坎而祭遇雪霜風雨之不時則又禜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為大祀天子躬行焉本朝郊祀天地設為四壇而遣官分獻於大祀殿之前以上祭日月星辰

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鄭玄曰槱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五

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玄曰司民軒轅角也司禄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

與台同也

王昭禹曰天之司民所以制民之生死也而民數有

登下司禄所以制穀之凶豐也而穀數有多寡孟冬

既祭司民司祿而後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藏于天府所謂天實司之也然則天府之所掌凡以奉承天之所為而已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楊復曰當獻民數之時祭司民所以報天生烝民之德也當獻穀數之時而祭司祿所以報天生百穀之德也即一事之所主而名之曰司因一事之功而祭報之則曰司民司祿之神亦如司春司夏司中司命

之類也

臣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飌師雨師亦以為星焉葢以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臣竊以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神必指為某星則執泥矣風而為箕雨而為畢可矣則夫後世所

祀之雲雷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本朝郊祀既已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為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陳澔曰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祭寒暑者寒暑一來一往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送寒

臣按一歲之間而有春夏秋冬之時四時之候而有寒暑温凉之氣冥冥之間必各有神以司之古

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葢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為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未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發於羣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已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禄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禄之位皆各壇為祭未嘗合而為一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以為一壇以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為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天子

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我聖祖之獨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蓋有間矣夫雲興而雨霈既祀夫雨而獨遺於雲可乎峙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邈絶於千

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而宸居所涖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其至治之澤而凡冥漠之中有焄蒿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焉嗚呼至哉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以上國家常祀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下

舜典望于山川

朱熹曰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

曰望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鄭玄曰五嶽東曰岱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常

山中曰嵩高山山林曰貍川澤曰沈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

墳衍各因其方

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賈公彥曰山川稱望言四向望為壇遥祭之也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陳祥道曰毳冕五章說文毳獸細毛也宗彝有虎蜼之飾而毳又有宗彝之章故書謂之宗彝王祀四望山川之服也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賈公彦曰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四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四瀆

也

臣按所謂四望者葢以五嶽四鎮四瀆乃天下山川之大者天子兼有天下之大不能親臨其地故遙望而祭之也若夫所謂山川者隨所在而有則各隨其地而祭之焉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為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以專祀之初春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南京鍾

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凡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涖其所在祀焉

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陳澔曰視者視其饔餼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也

馬晞孟曰名山大川有功於民而民之取材用者也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月令孟春之月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

馬晞孟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吳澂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者江淮河濟之類

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栢濟源自沇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孔頴達曰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陳澔曰惡池幷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

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為日月星海鄭玄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兾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海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

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宋都汴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為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為過若夫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為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

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
勢為順於理為宜况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
山既可以為北鎮川獨不可以為北海乎若夫中
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
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
代未入中國今既為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
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
矣議禮之事非臣下所敢專者謹録愚見以俟采

擇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

左氏傳昭公元年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凡水旱癘疫之

灾於是乎禜之

哀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祭境内山川江漢雎漳楚之望也

朱熹曰諸侯祭山只祭得境内者如楚王病卜云河為祟時諸大夫欲去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非境内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之

臣按朱熹謂非境內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之今東嶽行祠徧天下除京師及齊魯之境外有其祠者皆當革去葢鬼神不享非禮孔子所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正此意也

劉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武帝以衡山遠以霍山代之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

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臣按自古所以祀五嶽四瀆山川者皆以其能出斂雲雨也出雲雨則使不至於旱暵斂雲雨則使不至於淫潦無非欲其生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則君位安矣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兾州鎮霍山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祀典止有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又以

冀州霍山為中鎮是為五鎮

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封華嶽為金天王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東嶽為天齊王天寶九載封中嶽為中天王南嶽司天王北嶽安天王十六載封四瀆俱為公十八載封四海俱為王五鎮俱為公

張栻曰古者祭山川山川所以為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祠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

可掩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守其地

則其失也久矣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加五嶽以帝號東嶽曰齊天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西嶽曰金天順聖北嶽曰安天元聖中嶽曰中天崇聖

陳淳曰泰山在唐封為天齊王宋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一帝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

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耶泰山魯封内惟魯公可以祀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脉絶不相干涉而在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臣按有此天地即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所以主之者是則所謂神也世俗乃以三月二十八日為嶽神初度之辰嗚呼自天一生水凝而為山其所以凝而成形也亦有時日耶此無稽之甚也甚

者惑於釋氏地獄之説謂人死其魂皆必經嶽祠拷掠而有二十四案之像其説尤為不經乞下有司屛除毋俾得以惑世欺民

國朝洪武三年太祖皇帝詔畧曰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歴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會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

甚失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滌千古之繆臣知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百年以來雨暘時若物阜民安國祚萬年之靈長端有在於兹矣以上

山川之祀

太祖皇帝敕封鑒察司民城隍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州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

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葢不知也茲於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

臣按城隍之名不經見而史亦不書惟唐李陽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陽冰唐開元以後人則在唐已有矣因其名而求其義伏讀聖制所謂超於高城深池之表則是神之司乃城隍之主者夫天地間有一物則有一神山林有山林之神川谷有川

谷之神聚一方之民而為高城深池以衛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之神所以神歟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三年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閒雜神道越二日又降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廨設公座筆硯如其守令造為木主毀其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

如之京師既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為廟宇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則俾其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國初詔封其神為鑒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葢置守令以治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中而加之以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特與神誓葢又付之鑒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禮厲吾民也

我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為治幽明之間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屬也國家祭祀以之附山川故此以附之山川之祀之後云以上城隍

詩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禡

朱熹曰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是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黄帝及蚩尤也

章如愚曰漢書稱高祖祠黄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

蚩尤作劒戟史記稱黄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赤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何休曰祠兵祭也左氏作治兵葢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臣按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有

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

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曰禡師祭也為兵禱

臣按禡者師祭之名朱熹解詩謂至所征之地而

祭始造軍法者夫至所征之地而既有其祭則夫

無事之時必有其祠可知矣況鄭玄止謂為師祭

則又不但出而祭之也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葢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於此我朝於山川壇側設為旗纛神祠每歲春秋遣旗手衛官致祭又命凡天下軍衛皆為立祠其牲牢品物一與社稷同霜降日將臣祭享所有旗幟收貯其中遇有

征行則取旗以祭班師則仍以歸藏焉京師所祭之神旗頭大將六纛六神五方旗神主宰戰船金鼓角銃砲弓弩飛鎗飛石之神及陣前陣後神祇五猖等衆外衛所祭則總曰軍牙六纛之神夫行軍以旗幟為主而六纛者旗之大故以是名祭云

此言旗纛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月令春其祀戶祭先脾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季夏其祀中霤祭先心秋其祀門祭先肝冬其祀行祭先腎孟冬臘五祀

陳祥道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以為門井戶竈中霤夫周官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用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

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内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晉魏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悉用月令之說五祀祭行唐天寶以後亦祀井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軷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臣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所謂門行戸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幷祭之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戸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暮享廟命官無祭五祀盖本月令臘享五祀也又每遇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人

輭行之祀也是則本朝五祀盖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為國立五祀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鄭玄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臣按厲祭自三代以來有之本朝洪武三年命天下京都王國府州縣於城北郊各立厲壇頒祭厲及告城隍文與壇式於天下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望冬十月朔也在內命京尹主祭在外則守令主之先期牒城隍神至日祀以為主其祭文略曰普天之下后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廣兆民之

衆必立君以主之君總其大又設官分職於府州縣以各長之各府州縣又於一百户内設一里長以統領之上下之職綱紀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縣祭境内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穀之神上下之禮各有等第此事神之道如此尚念冥冥之中無祀神鬼昔為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間有遭兵刃而横傷者有死於水火盜賊者有

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人强奪妻妾而殺死者有遭刑禍而負屈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為猛獸毒蟲所害者有為饑餓凍死者有因戰鬬而殞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縊死者有因牆屋傾頽而壓死者有死後無子孫者此等鬼魂或終於前代或歿於近世或兵戈擾攘流移於他鄉或人烟斷絶久闕其祭祀姓名泯没於一時祀典無聞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魄未散結為陰靈或

倚草附木或作為妖怪悲號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時凡遇人間節令心思陽世魂杳杳以無歸身墮沉淪意懸懸而望祭興言及此憐其慘悽故勑天下有司依時享祭在京都有泰厲之祭在王國有國厲之祭在各府州有郡厲之祭在各縣有邑厲之祭在一里又各有鄉厲之祭期於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禮仍令本處城隍以主此祭玆葢我聖祖之宸翰也天命聖祖為人神主其

於生民之休戚固已周盡而於鬼神之情狀亦無或遺此幽明之間所以各得其所而致天下於隆平之域也以上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司嗇之神以報嗇報其教民稼穡之功也饗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及郵郵亭表畷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郵舍田畯居以督耕者禽獸謂猫虎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

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為貓虎尸而迎之也祭坊與水庸防隄也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受水亦以洩水事為農事之備也曰祝辭土反其宅土安則無崩圮水歸其壑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毋作起也草木歸其澤不得生耕稼之土也

鄭玄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古天子號也或云即帝堯

張載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

坊六水庸七百種八百種百穀之種也舊說以昆蟲為八昆蟲是為害者不當祭

陳祥道曰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骟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祇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

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謂先嗇若神農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曰畯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賔事畢出游于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

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叙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

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則以貓虎為禽獸竊觀下文所謂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曰主曰祭曰饗其文各不同葢主者以之為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所謂古者田畯之官及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迎貓為其食田鼠迎虎

為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為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不止貓虎凡食為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毋作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為正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陳澔曰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蜡祭之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妄費也移者寛縱之意葢歲豐則民財稍可寛舒用之也既蜡之後収斂積聚民皆休息不興起事功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蘇軾曰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於優所為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

陳澔曰黨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則亦縱其酣暢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為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臣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

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隂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者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葢此祭也與籍田相為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興

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啬於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儻不棄愚言復行盛禮則幽明人鬼皆蒙其休以上言蜡祭

以上國家常祀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一